

残阳

黄昌任◎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残阳

黄昌任◎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 编目 (CIP) 数据

残阳 / 黄昌任著.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171-2498-6

I. ①残…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1937 号

责任编辑 : 宫媛媛

封面设计 : 赵晓乐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 100101

编辑部 :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 : 100088

电 话 :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 www.zgyscbs.cn

E-mail :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8

字 数 230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ISBN 978-7-5171-2498-6

我的一生是甜酸苦辣的一生，但更多是常
人不曾尝过或很少遇到的苦辣味。

目 录 CONTENTS

第 一 章	马鞍风水好地方	油茶瓜果处处香	1
第 二 章	本在豪门享荣华	谁知童年似昙花	4
第 三 章	少年寄宿姑丈家	生活艰辛也无法	7
第 四 章	整天守洞甚孤独	父兄逃难不知处	10
第 五 章	家被清算求学难	磨炼心志坚如磐	14
第 六 章	同是落难皆兄弟	齐心协力找食吃	18
第 七 章	年轻从军获荣誉	家业靠自己努力	26
第 八 章	逃难不知何处去	最后生死竟成谜	31
第 九 章	二哥官场本风光	落难妻妾各逃亡	36
第 十 章	都怪后母太小气	三哥学校不肯去	40
第十一章	一声三嫂泪汪汪	诉别三哥欲断肠	43
第十二章	自小读书不用功	病死有儿给送终	46
第十三章	命中注定坎坷多	十条定罪又如何	52
第十四章	打成“右派”被下放	改造就在钢铁厂	55

第十五章	转战谷隆水电站	为了赶工施手段·····	61
第十六章	大办钢铁大环境	三年困难步艰行·····	65
第十七章	下乡采购有艳遇	一见钟情连理枝·····	68
第十八章	婚后曾经甜如蜜	分手实属不得已·····	72
第十九章	妖魔鬼怪竞登场	成分不好尽遭殃·····	79
第二十章	运动颠簸人性变	还有真情在人间·····	85
第二十一章	险遭小人给暗算	水库劳动当人看·····	89
第二十二章	同是落难何苦逼	绝地反击不客气·····	93
第二十三章	落井下石总会有	最终砸伤自己脚·····	97
第二十四章	放假回家他力阻	幸亏支书给条路·····	103
第二十五章	公报私仇真阴险	整我上纲又上线·····	108
第二十六章	下棋入迷忘掉女	接受改造教研室·····	118
第二十七章	独守荒山请假难	不久调去补习班·····	122
第二十八章	摘掉帽子精神爽	调资失败我心伤·····	127
第二十九章	领导关心回家乡	勤工教学美名扬·····	132
第三十章	多种经营成绩显	茶场失窃让我担·····	138
第三十一章	茶场商店已停业	通过变更我来接·····	144
第三十二章	广开财源多开店	难免也被人欺骗·····	147
第三十三章	服装一做就五件	家里商店私藏钱·····	198
第三十四章	孤男寡女夜难挨	相互慰藉生孽仔·····	204
第三十五章	孽仔从小被溺爱	长大成家赌不改·····	210
第三十六章	外出打工怕苦累	担保贷款我受罪·····	214

第三十七章	十足一个大无赖	起房超支要我买·····	222
第三十八章	亲生女儿他不认	揭他身世留后人·····	228
第三十九章	友仔光吃不干活	家婆受气好难过·····	232
第四十章	儿为面子指责我	家婆也被她冷落 ·····	236
第四十一章	当初为他付心血	最后珠海路走绝·····	244
第四十二章	自幼外婆抚养大	自强自立闯天下·····	253
第四十三章	外表看似人才来	不求上进无人睬·····	257
第四十四章	小儿贪玩也肯学	一技之长创家业·····	265
第四十五章	病重住院妻不来	她病我却付出爱·····	270

第一章 马鞍风水好地方 油茶瓜果处处香

马鞍屯，顾名思义这个屯坐落的位置似马背上的马鞍那样，坐东向西，右边是长满大桶样粗大的大树所组成的密密麻麻的森林，地名叫贡深。从村头伸延至多别（地名）口，原土名叫坡怀能。这里有成千上万棵高大的枫树及古藤缠身和不知名的老树遮天盖地；树林边有一口小塘，有一股小小的泉水从塘中溢出塘外；来往的水牛在大热天总是到此处时，都要往塘中打个滚，搞得全身湿漉漉的，才慢悠悠回栏，人们便称它叫坡怀能（即水牛休息的意思）。

虽然村里人去多做街，这里是必经之路，但没有哪个小孩敢一个人独自从这里走过，要走的话也必须三人结伴五人成群，如果一个人要去上街或是去坡棒或是去德京屯，只好绕道走远路从村前往坎洞（土名）随河边走至谷哥（地名），方能走出森林望见天空。

屯的左边也是一个大树林立望不见天的森林，名叫贡布。贡布也有很多古老高大的树木，交错复杂的古藤似蜘蛛那样布满树林，比贡深更阴森寂静。这里有一汪泉水，常年涌出如人腿那么粗的长流水，供全屯人一代接一代长期饮用。马鞍屯的前面土崖往下约七八十米下面横流过一条长流水的河流，那是鉴河。这条河是由百六、魁球、顶墙、坡面几处泉水汇合而成的，河的两边从地造、辣椒、那稼、马限、腾起、坎洞、优

中至陆京屯，大约有几百亩肥沃的水田，供马鞍屯、百六、东专和坡棒屯人耕种……

马鞍屯中种有李果（有红心李、苦李、三华李）和各种梨树、枇杷树、山楂树、柿子、柚子、桃果……应有尽有，是个风景优美、鸟语花香、山清水秀的好村屯。

走出贡深、贡布两处森林，往右边走就是多别（地名）一带几百亩的八角树林，往左边走出贡布斜对面就是魁阴、坡西、坡球、排那、排莫等土岭的茶油林。马鞍屯是盛产茴香油、茶油的村庄，生活历来温饱不愁。

马鞍屯是一个大屯，居住的全都是壮族人家。壮族人穿着的衣裤和头上围的头巾都是自己家里种的棉花纺成纱线，再把纱线用木制的织布机织成白布，而染料则是用自己家种的蓝靛收割回来后，放到一个大水缸里，压实放满水，再加入适当的石灰浸泡一个星期后，把蓝靛取出来，然后用竹编的小猪笼每天花一个小时往缸里上下猛扎，直到变稠为止。制好染料后，再把白布放入缸里和染料一起搅拌，直到布匹被染料泡透后，拿出来放到院子撑起的竹竿上晾干，经过三泡三晒干后收下来一层层的叠好，放在平整的青石板上，用特制的木槌，一遍遍地捶，直捶到布料光亮为止，就可以剪来做衣服、裤子、鞋子和头巾了。

男人衣服前面的纽扣是用布条拧成的，钉成一排，女人衣服上的纽扣则在右边腋下，也钉成一排。男女的裤管是宽直筒，男人要小便只要把裤管拉起来就可以厕了，并且里面没有短裤穿的。鞋子也是土布做的，穿在脚上很舒服。

一到街天，基本上看到的都是穿着用土布经过蓝靛染成黑色的布料，男男女女从头到脚全是黑一色的，别是一番风景，颇为壮观。

马鞍屯大约有上千人口，每到农忙时节和收割季节，田地多的人家总是要雇请一帮人来帮种和帮收。这个时候在屯里是最热闹的了，因为雇的大多数是男女青年，又都是未婚的，一到晚上休息时，由于雇的人

太多，家里没有那么多的床铺给他们睡，那帮年轻的男男女女就走到村外的山坡，开始了山歌对唱，一直唱到天亮。好多人结成夫妻都是从对山歌开始的。

马鞍屯大户人家就有十五户，每户都有马匹十几匹，组成一个个马帮队，来往于天保县城和马鞍屯之间，把马鞍屯的茴香油、茶油、玉米等土特产拉到县城，再从县城进日用百货类拉回屯里推销。

由于走的都是山路，加上经常有土匪出没，拦路抢劫，每个马帮队都自己配有枪支，最起码背有一支火药枪和腰间斜插一把匕首，好一点的枪支是汉阳造的单发步枪。

我爷爷在马鞍屯里的马帮队中，算是头领，他除了背有步枪，还有一只手枪，身上带的子弹就有二十发。所以，只要他拉山货出山，后面总有屯里的一帮赶马队的跟着，很是威风。

正因为爷爷赶马帮积累了一些资本，我父亲后来才能读书并改变命运，给我们家带来荣耀。

第二章 本在豪门享荣华 谁知童年似昙花

梁家先祖梁通林原籍天保县马隘乡年钮屯，是他从年钮迁移到马鞍屯，在这里开天辟地、创家立业并由他将此地命名为马鞍屯。从他开始在此繁衍后代，至今依序排列如下：

高祖梁通林生两子，长子方琨，次子方升（早逝）。

曾祖方琨生三子，宜春、杏春、珍春，宜春生长男瑞鸿、次男瑞龙和五个女儿。

祖父珍春生两男五女，即长男瑞玕、次男瑞刚，五女分别为安正、安听、安顺、安王、安运。再到后来两家共同按出生先后顺序排列，例如原来梁祝勋先出生就排他为大哥，我家梁汉勋接着出世就排为二哥，第三个出生就排老三。按理该轮到我排第四，结果排行到第三之后两家吵架，各家出生的人就各自排列下去，所以他家有大哥无二哥，便排三哥（树）、四哥（森）、五哥（桂）、六哥（桌）、七哥（杞）、八哥（桓），我家没有大哥，而由二哥（东）、三哥（烟）、五哥（桐）来排列，而大爷家和五叔家所出生的儿女全按两家的出生序排列，如大哥（县）、二哥（显）、三哥（件）、四哥（威）、五哥（武）都是大爷家先生的，接着七哥（齐）、八哥（就）是五叔家所生的，跟着九哥（宠）又是大爷家生的，十哥（班）、十一哥（敢）、十二哥（侃）、十三哥（烈）、十四哥（佐）是五叔家生的，

他们两家都对排行没意见，按此排到十四（佐）。

我父亲少年时家里供他上学读书，加上他本人聪明勤奋，青年时期考上广西政法学堂，毕业后在天保县政府供职；两年后转入军界，曾任班长、排长，后来又考入广西陆军干校；毕业后任连长、营长和团参谋长，获得中校军衔，我家大门上有一张部队发给的精微雕刻的横匾“中校第”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后父亲又考入黄埔军校，毕业后任广西军事委员会总局长，后任广西全军司令中校参谋。

光绪十三年（1887年）八月十六日申时我生于儋德县多做乡马鞍屯这样一个比较富裕又有名气的军官家庭。

我是父亲最溺爱之子，上有六位哥姐，下有两个妹妹，父亲长期只让我与他同床共睡。

我家人口众多，共有九个兄妹，加上父母和二嫂、三嫂、三个侄儿、一个侄女，总共十七口人，还有两个长工（黄德寿及元松），每天十九个人开饭，但只有我能与父母同桌吃饭，餐餐少不了鱼肉、干饭，其他人员都是大锅饭（烂饭，并且不是餐餐有肉），但是比起其他家，我家街天必定有肉加菜、零食大把。

我家房屋共有八开间，还在多做街十字路口处做了一个木质结构的房屋。在马鞍的田地有地造（地名）那几块良田和坎洞从路边到那块大田，那稼有两块，马限有两块，优中四块，光马鞍的田收的粮食，全年可以满足十几口人吃，还剩下千斤。

另外，务洞村、多榜、蜜安及陇洞多做街都有我家的良田。那些良田原来是官田制的田，就是当年指定给当地当官的人作为薪水用。后来废除官田制之时，父亲刚弃官还乡，此时原来是同学又是同事的广西省省长黄旭初便下令给儋德县政府将上述“官田制”的田拨给我父亲作为退役养老田。

除此之外，多做街原先有奶奶的私房田，我家分得两块大田，另有

几块田是分给三叔的。我家的两块田，父亲大方交给五姑家长期耕种和收割。

据父亲说，那两块田给五姑家耕种，作为我到多做读书在她家吃用的。除此之外，父亲还给五姑家很多东西，但都是些什么，我并不知详情。据继母说，五姑家沾了我家的光，才发了财。

我们家的茴油每年也有六担左右，茶油每年有一千多斤。全家虽有十七口人，但除节假日集中之外，其余时间很少集中。

记得大姐出嫁前，我家特别请一位高级技术的木工老黄到家里来作嫁妆长达一年多时间。老黄是外地玉林那边人，讲白话，除到我家之外还到亩屯的姑丈家和我们三嫂的娘家——卢锦昌家做了多年的木工。他的技术是现代人少见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天保县建筑队专门做木工。

大姐出嫁时，总共热闹了五天时间，光给她抬嫁妆的就达五十多人，包括扛旗、抬轿、敲锣打鼓的人总共七十多人，确实十分隆重。

接三嫂更加隆重和热闹，也是前后热闹七八天之久，迎亲前三天打锣鼓和吹喇叭的就来家里开始热闹了。迎新娘那天光锣鼓、旗手、抬轿的和吹喇叭的人数就有二十几人，光拿聘礼去抬嫁妆来的就有六十多人，这支迎亲队伍总共八十多号人。

三嫂那天的打扮和人们常在台上看到的皇家公主、千金小姐的出嫁打扮并无两样，周身装束十分富贵，庄重而华丽，佩戴珍珠、金钗、金环、宝玉，身着贵重的绫罗绸缎……

她的嫁妆整整放满了我家一整开间的房子，有人公开评论她的嫁妆和她身上带的金银珍珠宝玉完全够她享用一世了。

这并不是我们家里幸运碰上这样富贵的亲戚，无形中得此“横财”。如果我父亲没有当大官，以及我三哥不是才貌双全的话，是娶不上她的。没有丰厚的聘金，也不会有如此华丽的嫁妆，这就是门当户对的结果。

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度过的。

第三章 少年寄宿姑丈家 生活艰辛也无法

一九四〇年我满六岁时，屯里虽有一间小学，父亲却把我送到多做中心校去读，吃住是在五姑家。

吕文右家的人很多，姑丈是老大，生育共有六人，姑丈有四兄弟、四妯娌，十八个人共同生活。他们不分居，耕田种地大家集中做，街天就做副食品出去卖，但是，只是五姑所做的面包、光苏饼以及糖果等全部属全家开支，其他各人在街上所做的卷筒粉摊全部归他们私用。如三婶（吕星仁的母亲）所做的粉摊、六叔（吕显仁的父亲）所做的粉摊，七婶（如梁东妈妈的母亲）所做的杂馍，他们都是利用街天才做，作为私房收入，当然各人当天卖剩的就拿回家一起吃，卖光的各人也买一点肉菜之类。但是因为人太多，如五姑就有楚仁（厚强的父亲）、义仁（厚前的父亲）、克仁（无妻无子）、康仁（兰件的父亲）四个儿子共六口人，三叔有星仁和兰美（声扬的老婆）两个儿女共四口，六叔有显仁、兰珠一男一女，共四口人，七叔也有两女也是四口人，这个大家庭总共十八人口，加上婆婆和我，就有二十个人吃饭。街天谁买肉也最多买一斤，平时更谈不上买肉了。因此，生活情况如何，可想而知了。

由于人多，所以饭只是煮烂饭，什么季节吃什么饭，收玉米后吃玉米粥，收三角麦就吃三角麦饭。

我一生最怕吃三角麦，每逢煮三角麦时，我便逃到叫亩（地名）六姑家去。有时去叫亩，逢煮三角麦，我只好将就吃几口或半碗便走开了。

五姑做的光苏饼和面包、粽子、糍粑之类是天天做的，因为她这一摊是为全家十几口人谋生的。我和吕雄、星仁是同吃同住，又是同年生，每天放学后都被五姑安排拿光苏饼和面包走街叫卖。特别是街天，街天对我们来说又好又坏，好的是不但卖饼、卖面包时可以随便吃个饱，还可到三婶摊吃卷粉，或到六叔摊去吃，或到七婶摊吃杂馍。街天不但这些零食吃得够，晚上还可以吃上一两块肉。坏的话是街天放学后你就必需拿饼、包去走街叫卖，平时不需走街叫卖，是固定摆一个摊，坐在那里卖，放学前是老人卖，放学后我们必须轮换，我们三人谁去卖都行。

当时我屯与我一起去多做中心校读书的同班人有梁珠元和梁侃勋。他俩自己带米带菜到学校去，放学后各人自己生火做饭（当时学校专门拿出一个空房让学生们在那里每人一个火灶做饭）。见他们餐餐吃大米干饭，我非常羡慕。有时站在旁边看他们吃干饭，我就直流口水，那时吃一餐大米干饭多高贵啊！

头几年每星期天我就跑回家，指望和父亲吃好饭菜。不料，父亲娶了后母之后，我回家时，她总要安排我去和姐妹们同桌吃烂饭，虽然父亲有时还是喊我去和他们同桌，但是我也不敢大胆吃菜了。父亲也好像怕她，她一起身去盛饭时，他便匆匆把肉塞到我碗里，让我快吃或把饭遮住，这样一来我渐渐少回家去了。

父亲也喜欢赌博，但他反对自己小孩参赌。经常带心腹的人逢街天便到街上开赌摊——抓摊（土名），拿玉米来赌四角。

我每次看到他开摊后，便悄悄溜到“和利”（他心腹的人）后面，那人便悄悄把零钱塞到我手中让我快走，不让父亲看见。

父亲看见有时骂我，有时一声不响，总之街天就这样要得他一点零钱来用。

说实在话，在多徽中心校读书，我还是很贪玩的，经常和几个同学在老师去别人家喝酒不来给我们上课，而是让我们自己写字、读书和练字时，溜出教室上山去捉迷藏和找野果吃，或上树去掏鸟蛋，常常乐此不疲。

有一次下午天气太热，我们四个人趁着老师又去喝酒不在，到离学校不远的一个山塘里游泳。正当游得尽兴时，老师不知什么时候也来到山塘，看见我们在游泳，立马大叫我们上来，并让我们排成队。在我们保证下次不再出来游泳后，才让我们穿上裤子回教室。

父亲到街上住时，每天放学后，他在奶奶家门口常等我回来后，让我马上背书给他听。背得好的话，赏给我零用钱，或买面包来给我；若背得不好，或作业做得不对，不单挨耳光，还要挨罚跪一炷香时间，即把一炷香放在我的身旁，等这炷香烧完了，我才能起身离开。

起初我曾挨跪过多次，后来不得不认真背书、认真听课，再也不愁挨罚跪了，成绩也因此班上名列前茅。

可四哥就不得了，不知他头脑笨，还是不认真读书，每天放学都挨罚跪，搞来搞去最后逃学不肯读书，只读到初小三年级便逃学。那时逃学实际就是脱离父亲的管教。父亲在马鞍，他就跑来街上住；父亲来街上，他就跑回马鞍或到叫亩（地名）六姑家。后来父亲通令所有亲戚不准收藏他，他便跑到魁圩（地名）外婆家去常住。

据我所知，他逃学后，特别是父亲娶了巴头那位后母之后，四哥几乎没有一个节日在家与家人团聚过。也正因为他不肯读书，个性又强硬，所以父亲十分恨他。节日他不回家，父亲也一点不挂记他，甚至有一次春节他回来了，父亲仍把他赶走，不让他在家过春节。

四哥对于父亲这样对他，从来也不向父亲低头承认错误，依然我行我素，不想受别人的约束和管教。

第四章 整天守洞甚孤独 父兄逃难不知处

一九四七年，十三岁的我考入徽德中学读初中，校长苏良是中共地下党党员。

一九四八年，因局势动荡，游击队在赖德和扶平一带活动很活跃，国民党徽德县政府摇摇欲坠，学校上不成课，我只好回马鞍老家。那时家里把浮财如几千斤粮油、腊肉、衣服、棉被……共一百多个木箱或皮箱搬到汭教屯和多卜屯之间的一座山的岩洞里。虽然堂大哥（绍勋）家和五叔（瑞龙）家也同时把浮财搬去同一个岩洞里放，但是我家的财产最多，所以五叔和大爷家只有晚上才派赵成明和农必良，或者叫几个长工去岩洞陪伴我，而我家就是派我独自一个人长期不分白天黑夜地留守在这个岩洞里长达一年多时间。

当时我才十四五岁，还是一个少年，一到傍晚就盼陪伴人的到来，而且白天也因无人来住闷得慌。

所以，为了引诱汭教屯和多卜屯的砍柴和放牛人来与我作做伴，我天天都偷偷拿放在岩洞里的大米、腊肉、腊鸭来煮，慰劳招待那些人，大米吃完了，就将稻谷给他们拿去碾成大米。久而久之，放在岩洞里装稻谷的大木柜共十一块板高，我居然用去了两块木板高的粮食。

一九四九年夏，后母不知什么事突然到岩洞来，发觉洞里面的东西